

# 从国际阅读评估项目的最近发展探讨阅读评估策略

廖先 祝新华

**【摘要】** 国际著名阅读评估项目 PISA 与 PIRLS 已进一步完善自身的评估框架与内容,表现在修订阅读素养定义、引入电子阅读评估、完善评估框架维度、深入评估各影响因素以及发挥评估功能方面。概括、分析这些最新发展,同时结合我国当前评估实践,可借鉴有效经验提升阅读评估的科学水平。

**【关键词】** PISA PIRLS 最近发展 阅读评估策略

**【作者简介】** 廖先/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博士生  
祝新华/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副教授

在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都希望本国基础教育能切实增强学生的知识和技能以提升国际实力,故特别重视教育的产出(yield of education),学业成就评估逐渐兴起。<sup>[1]</sup>一些开展国际性学生能力评估的项目,如 PISA、PIRLS,有助于各国了解本国的教育质量,并为制订教育政策提供参考建议,其评估理念与结果为世界各国所瞩目。阅读素养是学生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些国际性评估项目的重点内容。

全球学生阅读能力进展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简称 PIRLS),由国际教育成就评鉴委员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下称 IEA)主办,是一项长期、定期开展的阅读素养评估计划,每五年一个循环。PIRLS2001年启动时有35个国家、地区参与,2006年达到45个,2011年将达到55个。PIRLS选择的评估对象是处于“学习阅读”(learn to read)和“从阅读中学习”(read to learn)过渡期间的小学四年级学生,具体目的是测量学生阅读素养以及与调查各种影响阅读能力发展的有关因素。

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 PISA),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下称 OECD)策划开展,包括中国香港、台湾、上海在内的67个国家

和地区已参加 PISA2009 的评估,评估结果将于2010年底公布。PISA 评估对象为即将完成义务教育学习阶段并开始应对知识社会挑战的15岁学生,了解他们是否已经掌握社会所需的丰富知识、实际应用能力及终身学习能力。PISA 选择阅读、数学、科学三个学科进行评估,每三年确定其中之一作为主要评估内容,九年为一个周期。PISA 于2000年启动时重点开展阅读评估,2009年 PISA 重点回到阅读评估上来。

PISA 和 PIRLS 注意追踪最新阅读评估研究文献与经验并整合到自身框架中,不断发展完善自身的评估体系。本文通过第一手的评估文件、评估工作与研究报告,分析最新的 PISA2009<sup>[2]</sup>与 PIRLS2011<sup>[3]</sup>评估框架、方法,希望有助于我们认识国际阅读评估的发展趋势,获得一些有益借鉴,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采取合适的阅读评估策略。

## 一、确定体现学生发展需要的阅读素养

“阅读素养”(reading literacy)是 PISA 与 PIRLS 的核心概念,它们所提出的定义包含丰富的内容,这是设计、改革阅读评估的基础认识。

### (一)PIRLS 定义的修订

PIRLS2001 定义是:理解和运用社会需要的或个人认为有价值的书面语言形式的能力。年轻的阅读者能够从各种篇章中建构意义,他们通过阅

读来进行学习、参与阅读者群体并获得乐趣。<sup>[4]</sup>

PIRLS2006 把这一定义修订为:理解和运用社会需要的或个人认为有价值的书面语言形式的能。年轻的阅读者能够从各种篇章中建构意义,他们通过阅读来进行学习、参与学校中和日常生活中的阅读群体,并获得乐趣。<sup>[5]</sup>

与 PIRLS2001 年比较,PIRLS2006 年的定义突出“在学校和日常生活中进行阅读”。这是因为,小四学生基本上不会涉及工作场合的阅读,限定这一范围符合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具体特点。同时,学生阅读素养的提升离不开在学校以外的环境,如与家人和朋友交流信息和想法。这一定义也将继续沿用以指导 2011 年的 PIRLS 研究。<sup>[6]</sup>

## (二)PISA 定义的修订

PISA2000—2006 提出“阅读素养”定义是:理解、运用和反思书面篇章,以增进知识,发挥潜能,参与社会,实现个人的目标。<sup>[7-8]</sup>

经过几轮的研究,PISA2009 最新的定义修订为:阅读是理解、运用、反思并积极参与阅读(engage)书面篇章,以增进知识,发挥潜能,参与社会,实现个人的目标。<sup>[9]</sup>

比较而言,PISA2009 的阅读素养定义加入“积极参与”的元素。这一元素突出阅读中读者情感和行为两方面特征,包括阅读的兴趣、愉悦感,自控读物,参与社会阅读,进行多样化、经常性的阅读等。学生“积极参与”的阅读具有主动、愉快、多样、持久的特点。

传统意义上对阅读素养的认识偏向于认知角度,认为阅读能力是解码、理解书面文字的能力。从 PISA 与 PIRLS 对阅读素养定义的修订可以看出:(1)阅读素养须依托学生广泛参与校内外环境中的阅读活动形成;(2)阅读素养不仅是阅读的认知能力,更要培养起良好的阅读态度,通过经常性、多样化的阅读方可形成。这种理念就将人们对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关注引向学生非认知因素及教育环境方面。

PISA 和 PIRLS 不只限于某些特定的学科知识、能力,还关注学生平时的学习行为、兴趣、态度情感等。素养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学生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及态度比取得一时的好成绩重要得多。然而,目前我们的测试许多都只强调“学习效绩考核”,<sup>[10]</sup>一方面造成应试教育的盛行,另

一方面则未评估到学生全面的能力水平。为此,我们应改进评估的内容与方式,发挥更大的效能。

## 二、引入电子阅读的评估

电子阅读(electronic reading)已成为当今普遍的阅读方式,有效地进行电子阅读被认为是当代学生应具备的“多元素养”(multiliteracies)<sup>[11]</sup>之一。PISA 和 PIRLS 率先引入电子阅读(Electronic Reading)的评估元素,使评估内容延伸到电子阅读领域。

一般地看,电子阅读可通过各种导航(navigation)工具灵活控制阅读内容及步骤,同时读者亦可回应篇章内容,体现阅读中读者与他人、作者相互交流的特征。<sup>[12]</sup>因此,电子阅读的评估,易于考察学生提取、整合多种信息的能力,也可体现阅读中的互动性,这些特点在传统的纸质阅读中不易做到。

PIRLS 与 PISA 在推行电子阅读评估操作方面进展不一。PIRLS2011 已经认识到阅读的材料已经不仅限于传统的书面阅读材料,还包括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阅读,如网络、邮件、短信以及各种视频中的篇章等。虽然 PIRLS2011 暂未包含电子阅读的评估,但将在未来的测试中会发展网页阅读(web-based reading)的评估测试。<sup>[13]</sup>

PISA2009 已在 19 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电子阅读测试。测试内容包括多种阅读环境和篇章,尤其包括各种电子邮件、博客、网页、论坛等。为配合测试,PISA 设计出类似电脑网页的测试系统,要求考生在电脑中完成测试。<sup>[14]</sup>

电子阅读评估的结果有助于了解学生的电子阅读表现。以香港为例,根据最新披露的 PISA2009 香港学生电子阅读的调查结果,高达八成的学生最经常进行的活动为网上聊天,其次为阅读电邮和参与互联网的讨论(51.9%),但“为了解某一专题所进行的专门搜寻资料”比例则是最低的(41.9%)。<sup>[15]</sup>这反映出学生在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方面还存在不足,需要我们作出引导。例如,阅读教学可以考虑整合这方面的内容,教给学生有用的网络阅读策略,学会查找信息、获取有用信息并实现自己的更广泛的阅读目的,以更好的提高学生的阅读素养及通过解决更为复杂的语言

问题能力。

电子阅读评估目前只有少量研究成果,发展尚不充分。<sup>[16]</sup>我国澳门所进行的 PISA 2009 试测中提出,电子阅读测试还需在用于测试的电脑系统的有效性、试题的编制方面进一步提升水平。<sup>[17]</sup>PISA 与 PIRLS 在电子阅读评估逐渐发展成熟,将为人们进一步有效评估电子阅读提供有益借鉴。

### 三、构建多维度的阅读测试体系

PISA 与 PIRLS 在设计测试时都包含多种维度,全面地评估学生的能力水平。最新的 PISA 2009 与 PIRLS 2011 对各自的评估维度已作出有关调整。

(一)PISA 2009: 丰富评估的维度,全面考核学生能力

PISA 2000—2006 已成功进行多轮阅读测试,PISA 2009 通过修订、增加、整合评估维度,构建起更为完善的测试体系。<sup>[18]</sup>

1. 完善篇章形式分类。PISA 2000—2006 从形式上对篇章分为“连续性篇章”和“非连续性篇章”两类,PISA 2009 增加综合篇章(mixed text)、多元篇章(multiple text)两类指标。综合篇章指同时包含“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元素的篇章,多元篇章则是多篇独立篇章的组合。

2. 增设篇章文体类型。PISA 2009 重新界定篇章的类型(text type),除描写、记叙、说明、议论、指令五种常见文体之外,新增交易型文体。交易型文体常有特定的信息交换、沟通的目的,如个人的邮件、手机短信息、博客或社交网站(social website)等就属这一文类。

3. 增设篇章阅读环境。设立三类阅读环境用于电子阅读评估。“授权浏览类环境”指网站提供授权的信息,一般读者只可浏览,不可改动网站的信息。“提供信息类环境”中网站的信息非官方提供,读者既可获取有关信息,亦可增加或修订信息。“综合类环境”同时包括以上两类特点的网站。

4. 整合阅读能力层次。PISA 2009 将各项阅读能力整合为三个层次:进入和提取、整合与阐释、反思与评价。这样做既便于报告学生成绩,又明确地

聚焦评估的能力。经过这样调整,PISA 已经建立起一个相当完善的评估系统(如表 1)。

表 1 PISA 2009 评估框架

维度	要点	细项
情境 (Situation)		个体(Personal)
		公共(Public)
		工作(Occupational)
		教育(Educational)
篇章 (Text)	篇章格式 (Text Format)	连续性篇章(Continuous texts)
		非连续性篇章(Non-continuous texts)
		综合篇章(mixed text)
		多元篇章(multiple text)
	篇章类型 (Text Type)	描写(Description)
		记叙(narration)
		说明(Exposition)
		议论(Argumentation)
		指令(Instruction)
		交易型(transaction)
	篇章环境 (Text Environment)	授权浏览类环境 (authored environment)
		提供信息类环境 (message-based environment)
综合类环境 (mixed environment)		
阅读能力层次	进入和提取 (access and retrieve)	提取信息 (Retrieving information)
	整合与阐释 (integrate and interpret)	形成对篇章的总体的理解 阐释篇章中的信息
	反思与评价 (reflect and evaluate)	反思和评价篇章的内容 反思和评价篇章的形式

(注:篇章环境,只适用于电子阅读的评估。)

(二)PIRLS 2011: 开发新的评估系统,适应学生能力的发展需要

PIRLS 2011 在评估框架上的最新发展不在于调整评估维度,而是围绕原有评估维度设计出一套难度较低、重点评估学生基本阅读能力的测试体系——prePIRLS。<sup>[19]</sup>PIRLS 已进行的研究发现,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小学四年级学生,事实上并未完成“学习阅读”的阶段,即未达到参与 PIRLS 测试条件,测试结果也就难以测出学生的阅读能力。基于这种地区差异,各国可选择性地参与 prePIRLS,以了解本国学生掌握基本阅读能力的情况。PIRLS 与 prePIRLS 区别具体表现于各项评估指标所占比例不同参见表 2。

高效的评估离不开良好的阅读评估框架。评估框架既要覆盖学生各种阅读的情境、阅读的各个阶段、各种篇章的类型等,又要考虑到学生的能力水平,在能力层次、题目难度方面体现差异性。

PISA 2009 完善篇章的分类, 有利于选取更为多样、真实性的篇章, 全面评估学生的阅读能力; PIRLS 2011 则通过设立新的评估体系, 照顾低水平学生的测试需要。虽然各自修订的着眼点不同, 但都通过修订评估框架以达到全面、真实、有效评估学生能力的目标。

表 2 PIRLS 与 prePIRLS 评估项目所占比例

		PIRLS (%)	prePIRLS (%)
阅读目的	享受文学经验	50%	50%
	获取运用信息	50%	50%
阅读能力层次	聚焦并提取明确陈述的信息	20%	50%
	直接推论	30%	25%
	阐释、综合观点和信息	30%	25%
	检验、评价内容、语言和篇章元素	20%	

目前国内“建立中小学生学业质量分析、反馈与指导系统”语文项目组已在借鉴国外研究项目的基础上从阅读功能角度建立评估系统。该框架包括三类阅读情境: 为获得文学体验阅读、为获取信息阅读、为完成任务进行阅读, 重点评估四种阅读能力: 提取信息、形成解释、整体感知、作出评价。<sup>[20]</sup>

为了反映学生的实际阅读能力, 尊重学生的多样性表现, 将评估与教学更好地结合, 我们尝试建构起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评估系统(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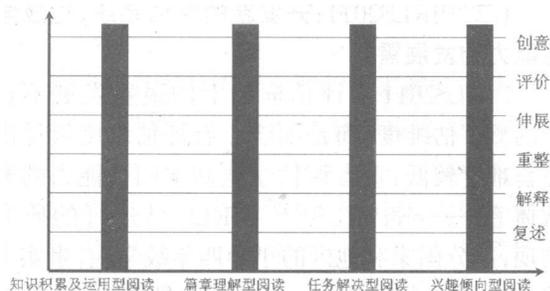


图 1 阅读维度与能力层次形成阅读评估框架

其中阅读评估的“四维模型”:<sup>[21-22]</sup> (1) 知识积累及运用型阅读: 课内与课外阅读中的知识积累及运用。(2) 篇章理解型阅读: 准确地、有创见地理解文本。(3) 任务解决型阅读: 运用所读信息解决实际语言问题, 包括信息的快速获取、合理处理、适当表达。(4) 兴趣倾向型阅读: 体现阅读数量与倾向性(含阅读长处)。

六层次阅读能力因素<sup>[23]</sup>为: (1) 复述: 认读原

文, 抄录词句, 指出显性的信息。(2) 解释: 用自己的话语解释词语、句子的表面意思。(3) 重整: 分析、综述篇章内容, 辨识(判断)表达技巧。(4) 伸展: 引申含义, 拓展内容。(5) 评鉴: 评说思想内容, 鉴赏语言表达。(6) 创意: 找新方法, 提新想法, 运用所读信息解决问题。

经过新加坡与香港等地的实践证明, 以上评估框架能够覆盖到学生各层次的阅读能力与各种阅读情境, 对于建立能力导向的阅读教学, 引导学生多读书、多参加相关的语文活动, 保持并激发阅读兴趣, 有一定实际作用。我们初步认为, 该系统也可尝试在中国内地使用,<sup>[24]</sup> 我们正据此发展小学阅读评估标准。

#### 四、深入评估影响阅读表现的关键因素

PISA 和 PIRLS 不追求单一的测试结果, 而是把测试结果与阅读过程中的元认知以及学校、家庭等方面相关因素进行综合思考。

##### (一) 元认知的评估与调查

元认知是指阅读过程中的自我认知与监控。有效的阅读活动离不开元认知, 但却难以进行评估。

PIRLS 主要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学生元认知方面的信息, 重点落在学生的自我评价方面, 要求学生判定自己阅读能力大小及存在的问题。

与 PIRLS 不同, PISA 2009 首次开展阅读元认知方面的评估。<sup>[25]</sup> PISA 2009 认为元认知是阅读中采用目标导向的方式, 具有使用多种合适策略的自觉性与能力, 重点在学生对阅读策略的把握与应用方面。具体操作是, PISA 设计出专用的阅读策略评估表, 让学生判断一系列阅读策略对于阅读某篇文章的适用程度。学生如能正确判定各项策略的适用程度, 则视为得分较高。

元认知评估的开展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学生阅读的各种心向, 使评估内容进一步拓展, 亦有利于在教学中引导他们正确调控自己的阅读进程以达到有效的阅读。目前我们在教给学生有效的阅读策略方面, 还需更大推动。

##### (二) 阅读兴趣、爱好、积极性等因素的调查

除测试之外 PISA 和 PIRLS 都会以问卷的形式收集有关学生阅读素养的各类信息。

1. PISA 2009: 围绕“积极参与阅读”收集背景信息

PISA2000—2006 阅读调查方面的设计不够充分, PISA2009 围绕“积极参与阅读”(reading engagement)”进行更为详尽的调查。<sup>[29]</sup> 包括四个方面:

(1) 阅读兴趣: 为获得愉悦感和满足好奇心而阅读文学类和信息类篇章的倾向(disposition); (2) 感知自主性(perceived autonomy): 对个人阅读活动(activities)、选择(choice)、行为(behaviour)的感知控制(perceived control)与自我导向(self direction); (3) 社交互动(social interaction): 阅读的社交目的、互动能力; (4) 阅读实践(reading practice): 积极参与阅读的行为, 指阅读活动的数量和类型。由学生自我报告(self-reported)是否经常阅读多种媒介(media)的读物, 了解丰富多样的内容。

同时, 学校所创设的“积极阅读的教育环境”(educational context for reading engagement)也是 PISA 2009 重点调查的内容之一, 指学校各层面为促进学生积极阅读而创设的教学氛围。主要是了解(1)学校、班级注重把阅读篇章与学生的背景知识和经验相关联(relevance)。(2)教师是否给予学生足够的自主性支持(autonomy support), 允许选择想读的书籍、与同学一起得出结论等。

## 2. PIRLS2011: 重新梳理各种影响因素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 PIRLS2011 更为详尽地揭示出影响阅读素养的各项要素及内部关系, 以此作为收集和分析调查因素背景信息的基础, 有助于问卷调查更为全面且深入。<sup>[27]</sup> 各因素整合成一个新的模型(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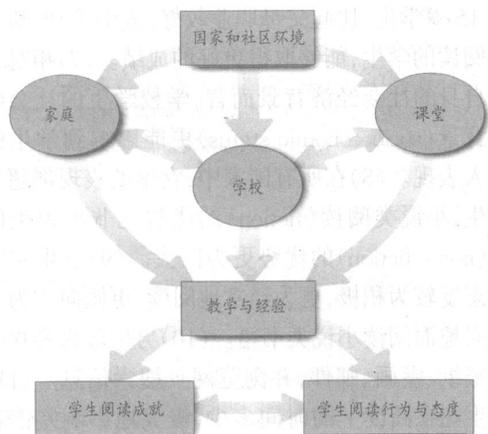


图 2 PIRLS 2011 阅读素养形成因素模型

PIRLS2000—2006 将影响学生阅读素养的因素归结为四个方面: 国家和社区环境(National and Community Contexts)、家庭环境(Home Contexts)、学校环境(School Contexts)、课堂环境(Classroom Contexts), PIRLS2011 除了继续完善这几个方面的调查之外, 新提出“学生特点与态度(Student Characteristics and Attitudes)”同样也是影响学生阅读素养形成的重要因素, 如学生阅读素养的行为、阅读的积极态度(positive attitude)以及学生对于学习阅读的态度(Attitudes Toward Learning to Read)等。

从 PISA 和 PIRLS 对于阅读影响因素的调查中, 学生阅读素养的影响因素包括内外两方面。这些因素的调查结果将为阅读测试数据提供合理的阐释, 让人们不仅了解学生能力水平, 更知道导致该结果的原因所在。这正是评估应发挥的功能。我们的评估常会忽略学生学习成绩背后的背景因素。各种类型的考试都只重视测试的结果, 忽略调查与学生成绩相关的各种因素情况。因此, 考试后所给的各种回馈都只是学生答题方面的建议, 而缺少有关如何阅读等更大范围的提高阅读学习成效的建议。

## 五、发挥评估多种功能

PISA 和 PIRLS 共同目的是进行国际学生能力素养评估, 帮助各国了解本国学生能力水平, 提供制订教育政策的有关建议等。从实际操作来看, 这些功能已得到发挥。如德国曾因学生在 PISA 2000 中表现不佳, 引发新的教育改革。<sup>[28]</sup> 但是由于它们影响力越来越大, 许多国家和公众过于关注国家的排名, 忽略有效地运用评估结果推动本国教育政策的发展。<sup>[29-30]</sup> 随着研究的深入及应对多方面的需要, PISA 与 PIRLS 积极改进, 除监测作用外, 希望在预测学生未来发展、改进教学和评估等方面发挥多种积极功能。

### (一) 预测学生的未来表现

PISA 研究表明, 评估结果和预测学生的未来发展等。在加拿大、瑞士等国所进行的追踪研究表明, PISA 中表现不佳的学生, 在四、五年之后, 无论是进一步升学还在谋求更好的就业机会, 都面临较大困难。<sup>[31-32]</sup>

这进一步启发我们,评估应“着眼于一个现代青年实际需要的阅读能力”。<sup>[33]</sup>开展一些重要评估,特别是总结性的评估,要考虑测定学生在未来社会所具有的实际能力,这既可提高评估的预测效度,又能引导学生提升实际的语文能力。有用的不考,考的没有用,只会导致高分低能的弊病。

(二)用已有的评估结果完善对学生阅读的认识,并据此不断改进阅读评估

一个阅读评估体系必须建立在吸收前沿评估理念的基础上,并不断更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活力。PISA与PIRLS的更新与修订,体现最新的评估趋势和特点,完善自身的评估体系。PISA和PIRLS吸收两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来自PISA、PIRLS各自已有的研究发现。如PISA修订阅读素养的定义、PIRLS提出prePIRLS评估等都基于先前的评估结果。另一方面来自其它个人、机构的最新研究成果,如PISA2009参考OECD(2009)“国际教学调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sup>[34]</sup>的成果探讨阅读表现影响因素,同时借鉴部分学者阅读元认知能力评估的评估内容等。<sup>[35]</sup>PIRLS2011也及时吸收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

目前我国中考、会考、高考有待在连续、扎实研究的基础上细心地建立“中文阅读评估体系”。诸如考试说明一类文件在形成之后少见参考前沿性研究成果进行更新和完善的报告,而更多的教育工作把关注点放在了如何解读已公布的考试说明上。在阅读评估方面,PISA和PIRLS的发展模式对我们应有所启示。

(三)改进阅读教学

PISA和PIRLS希望为改进教学提供有效的信息。PISA2000阅读评估与PIRLS2001评估结束之后,IEA立了即组织专家和学者根据PISA与PIRLS的数据整理出一些可作学校、教师、学生参考的信息,帮助人们更好利用国际评估结果改进教学。这些信息包括以下三类,<sup>[36]</sup>它们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课堂因素(Classroom factors): (1)教师的自主性(Teacher autonomy)对学生成就有正面影响。教学实践中过度的指令不仅不利于提升学生水平,更有可能适得其反。(2)学生运用策略对学习进行自我管理能产生更好的学习成就。(3)丰富

的教学资源固然有利于提升学生学习成就,但是如何运用教学资源影响更大。如教室里的图书馆经常利用得不够。(4)热衷于利用电脑进行学习学生表现较好。(5)阅读成绩的压力不利于学生积极参与阅读及提升成绩。(6)评分系统与国际标准不相接,符合教师与学校期望的学生未必能在国际测试中考得好。

学校因素(School factors): (1)学前教育经验(preschool attendance)最能影响学生平均成就。(2)校长(principal)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处理行政事务,而较少关注发展校本课程、促进学校教育(pedagogy)、父母与社区之间联系;提升教师教学。(3)大部分教师在最近的两年时间里只接受到15小时或更少时间的持续性教师专业发展。(4)学校类型(school types)较少的教育系统,反而有较高的学业成就,学生表现的差异也较小。(5)学生择校(student selection)较少的教育系统,学业成就较高,学生差异较小。

个人因素、家庭、社区因素(Individual, home, and community factors): (1)在家经常阅读的学生取得的成绩较好。(2)家里藏书较多(100本以上)的学生,阅读学业成就比家庭藏书较少(10本以下)的学生要好。(3)家长参与阅读,支持子女阅读以及与孩子交流能够提升学生阅读成就。(4)家庭丰富的文化资源(cultural possession)比家庭财产(family wealth)更能提升学生的阅读表现。(5)社会经济指标(Socioeconomic indexes)、家长职业确实极大影响学生的阅读成就,但是父母的阅读行为对学生的阅读表现影响更为重大。(6)父母职业不佳但却积极参与阅读的15岁学生,比起父母职业较好(或中等)但却不爱阅读的学生,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7)相对个人自身的社会经济背景而言,学校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socioeconomic status)更能影响到学生的个人表现。(8)在所有国家中,女生的表现都超过男生,小说类阅读(fiction)的优势比非小说类阅读(non-fiction)的优势更为巨大。(9)女生对阅读态度较为积极,更为经常地阅读,更倾向于为个人兴趣而阅读小说类书籍。(10)男生较为喜欢阅读报纸、漫画、邮件,并浏览网页搜索信息。(11)学生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多少,极大地影响差读者与好读者的差距(gap)大小。

从研究框架上, PISA 和 PIRLS 的修订, 也突出“促进教学”的目标。如 PISA 和 PIRLS 之前的评估发现, 很多学生声称都喜欢阅读, 但真正经常参与阅读的比例却不高。<sup>[37]</sup> PISA 2009 修订阅读概念, 突出“积极参与阅读”的元素, 传达的信息说明提升学生的阅读素养, 最终还是落在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动机, 并更经常地参与阅读实践。

事实上, 任何评估, 特别是持续了一定的时间未作修订的评估(包括测试说明、试卷样例等), 一定会有负面的影响。即便原来是好的做法, 当人们专门采取一些方法应考时, 这种负面影响将会更大。我国现有的许多评估项目, 存在过于强调选拔与甄别功能, 忽视改进与激励功能, 且注重学习成绩, 忽视学生全面发展及个性差异。<sup>[38]</sup> 评估结果应积极地用于教学实践活动。如阅读测试可发现学生的阅读优点与弱点, 我们可据此分析学生的阅读表现, 特别是问题存在的原因。

#### 参考文献:

[1] Kellaghan & Greaney. Using Assess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M]. Pari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2001: 9.

[2] [9] [14] [18] [25] [26] OECD. PISA 2009 Assessment Framework Key Competencies in Read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M]. Paris: Author, 2010: 19—82.

[3] [6] [13] [19] [27] Mullis I. V. S. et al PIRLS 2011 Assessment Framework [M]. Boston: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Lynch School of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2009.

[4] Campbell, J. R. et al. Framework and Specifications for PIRLS Assessment 2001 [M]. Boston: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Lynch School of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2001.

[5] Mullis, I. V. S. et al. PIRLS 2006 Assessment Framework and Specifications (2nd) [M]. Boston: TIMSS & PIRL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Lynch School of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2007.

[7] OECD. MEASURING STUDENT KNOWLEDGE AND SKILLS — A New Framework for Assessment [M]. Paris: Author, 1999: 19—40.

[8] OECD. PISA 2006 READING LITERACY FRAMEWORK [M]. Paris: Author, 2006.

[10] 朱宇.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功能、命题与成绩使用 [J]. 考试研究 2008(4).

[11] New London Group. A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 Designing social futures [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96(1).

[12] DeStefano, D., & LeFevre, J. Cognitive load in hypertext reading: A review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7 (3).

[15] HKPISA. HKPISA Newsletter Volume 6 [EB/OL]. [2009-12-10]. <http://www.fed.cuhk.edu.hk/hkpisa>.

[16] McVerry, J. G.. Forums and Functions of Threaded Discussions: Using new Literacies to Build Traditional Comprehension Skills [J]. The New England Reading Association Journal, 2007(1).

[17] 张国祥, 薛宝娣. 电子阅读测试: PISA 处理国际之间阅读理解比较的取向 [J]. 教育研究与发展期刊, 2008(12).

[20] 孙素英, 李英杰, 王云峰. 阅读能力: 测试框架、发展状况及分析 [J]. 中国教育学报 2010(1).

[21] 祝新华. 中学阅读预期学习成果评估的三维模型——提高能力与激发兴趣 [A]. 武汉: “第二届华文教学国际论坛”论文, 2005年12月3—4日, 未出版.

[22] 祝新华. 阅读测试编制 [J].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学《CBS512 语文测试》教学参考数据.

[23] 祝新华. 阅读认知能力层次——测试题型系统的进一步发展 [J]. 华文学刊, 2005(2).

[24] 祝新华. 六层次阅读能力系统及其在评估与教学领域中的运用 [J]. 小学语文, 2008(4).

[28] 董琦. 德国 PISA 测试结果及其引发的反思 [J]. 德国研究 2003 (1).

[29] Goldstein, H.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Student Attainment: Some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PISA study [J].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2004(11).

[30] Schneider, M. The International PISA Test [EB/OL]. [2010-3-2]. <http://educationext.org/the-international-pisa-test>.

[31] Knighton, T. & Bussèrè P.. Educational Outcomes at Age 19 Associated with Reading Ability at Age 15 [EB/OL]. [2009-10-11]. <http://www.pisa.gc.ca/publications-eng.shtml>.

[32] Betsch, K., M. A. Cattaneo & S. Wolter. PISA and the Transition into the Labour Market [J]. LABOUR 2009 (special issue).

[33] 顾德希. 语文教学的世纪性突破——谈十几年的高考阅读测试 [J]. 语文教学通讯, 2000(7).

[34] OECD. Creating Eff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First Results from TALIS [R]. Paris: Author, 2009.

[35] Artef, C., Schiefele, U. and W. Schneider. Predictors of Reading Literacy [J].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2001 (16).

[36] Topping, K. PISA/PIRLS Data on Reading Achievement: Transfer into International Policy and Practice [J]. The Reading Teacher, 2006 (6).

[37] 游婷雅. 从 PIRLS 谈国际趋势暨台湾学生阅读能力 [EB/OL]. [2010-3-25]. <http://www.sec.ntnu.edu.tw/PIRLS/PIRLS2006/PIRLS-005.html>.

[38] 王蕾. 从 PISA 试测研究实践的视角看我国大规模教育评价改革 [J]. 中国考试, 2009(5).

(责任校对: 严 丽)